



中

华

学

术

精

品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张岱年



中华书局

中华学术精品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张岱年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编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中华学术精品)

ISBN 7-101-03350-4

I. 中… II. 张… III. 哲学史-方法论-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290 号

中 华 学 术 精 品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张 岱 年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5½ 印张 · 12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7.00 元

ISBN 7-101-03350-4/B·332

出版说明

顾名思义,“中华学术精品”所要奉献给大家的,是中华书局所出学术著作中的精品。中华书局创建已逾 90 周年,一直致力于服务大众、传播文化;尤其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华书局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便是我们多年来奉行的宗旨,几代中华人之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出版了大量一流的古籍整理著作,而且推出了一批批高水平的学术精品,在文化和学术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华的书,素以高品质称誉于学林;书局也因此被学人目为学术的殿堂。值此 90 华诞,我们从历年所出学术著作中遴选出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计划分辑陆续推出,以飨读者。一方面这是对以往所做工作的回顾和整理,另一方面我们也欲借此表达对多年支持中华书局工作的老作者的怀念和感激。

这套“中华学术精品”所要推出的,堪称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包括:顾颉刚、汤用彤、熊十力、张岱年、于省吾、王仲荦、唐长孺……每一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响亮的名字,蜚声海内外。中华之所以能成就为学术殿堂,就在于长期以来汇聚了这样一批一流的作者,得到了他们的真心支持。他们的著作,曾启发、滋养了一代乃至几代学人,在时间的检验中,成为经典。我们将他们在不同时期出版的经典之作搜集起来,集中再版,因为我们深信,这些作品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好的方式得到

保存;同时,它们也理应以新颖的面貌、以更便捷的方式为新一代学人所接触、拥有,从而惠泽后学、尽其所用。我们的工作,意在为存续学术传统、开启新学尽一份力。

在世纪之交,对近现代中国学术从不同角度进行回顾、整理,成为一股潮流。不少中华推出的大家名著,已被收入各种文丛、文集中重新出版,不难找见。因此,我们首先推出的“中华学术精品”第一辑,着眼于确有重版价值,而且目前坊间又较难找到的著作,以应读者急需,方便后学。我们尽量采用了较靠后的修订版,重新进行了录排,并作了统一的装帧设计。至于内容,除个别作品由作者进行了较大修订外,大部分未做改动,只是为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统一为简体横排。

这里是总结,也是开端,我们会秉承“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的一贯宗旨,继续努力,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中华学术建设尽力,希望得到海内外学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12月

序

一九七九年,我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硕士学位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本拟于讲课之后的一年之内把所讲的内容整理成书,而因忙于别的工作任务,致将这项计划搁置下来,匆匆遂逾三载。今年一月才拨冗抽暇,重新整理讲课内容,更加补充,共成八章,亦仅研讨了有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大要而已。

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们的雅意,将此书列入出版计划,使此书得以问世,这是我衷心感激的,谨在这里表示谢意。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重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整理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史料,探索中国哲学的具体发展过程,从而发现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本书所讲,大部分是个人的管窥之见,思虑未周,难免偏失,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颇有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争鸣,这是可喜的现象。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我至今坚持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派别”的论断也适用于中国。第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丰富的史料,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要明确肯定中国自周秦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内容,充分认识其历史

的价值。

一九七九年我讲课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姜法曾同志随班听课,并作了详细的记录,他于一九八〇年冬将记录整理出来交给我,备我整稿之用。不幸他中年夭折,于八一年夏初去世了,这是十分令人悲痛的!今撰成此稿,追念昔日忘年之交,感慨系之!

近两年应约写了几篇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的文章,附录于后,以备参考。

一九八三年三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一致性.....	1
(二)促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	4
第二章 哲学与哲学史.....	7
(一)哲学的性质.....	7
(二)哲学史的范围.....	8
(三)哲学史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	11
(四)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派别.....	12
(五)如何处理哲学史上的一些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处理哲学史上复杂情况的范例	16
(1)亚里士多德	16
(2)培根	17
(3)斯宾诺莎	17
(4)康德	17
(5)黑格尔	18
(6)赫胥黎	18
(7)费尔巴哈	19
(六)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名义和特点.....	19
(七)正确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22

(八)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哲学史中的意义·····	23
(九)“哲学史”的两重含义·····	25
第三章 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	26
(一)阶级分析的理论根据·····	26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范例·····	29
(1)马克思论一个阶级的理论代表与所代表的阶级的 关系·····	30
(2)恩格斯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	30
(3)马克思、恩格斯论康德·····	31
(4)马克思论蒲鲁东·····	31
(5)列宁论托尔斯泰·····	32
(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阶级分析 方法·····	33
(1)考察思想学说的阶级意义·····	33
(2)注意阶级关系的复杂情况·····	36
(3)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阶级基础·····	38
(4)正确认识劳动人民对于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40
(5)关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42
第四章 对于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	44
(一)理论分析的必要性·····	44
(二)如何分析哲学的概念范畴·····	45
(1)名词、概念、观念、范畴·····	45
(2)普遍、特殊、个别·····	47
(3)概念、范畴的演变·····	49
(4)概念和观念的理论意义和阶级意义·····	50
(三)如何分析哲学命题·····	51

(1)哲学命题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	51
(2)哲学命题的多层意义	52
(四)如何考察分析哲学体系	53
(1)注意一个哲学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53
(2)考察每一思想家哲学理论的基本倾向,确定其基 本性质	54
(3)注意考察哲学体系中概念范畴的层次	57
(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理解哲学学说的真谛与所达到的深度	58
第五章 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	61
(一)正确理解“历史的与逻辑的之统一”	61
(二)总结中国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64
(三)研究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	66
(四)哲学思想的螺旋发展	68
第六章 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71
(一)认识的发展与思想的继承	71
(二)真理的具体性与普遍性	73
(三)古代思想的历史检验	76
(四)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	79
第七章 整理史料的方法(上)	82
(一)史料的调查与鉴别	82
(1)史料的广泛调查	82
(2)辨伪与证真	85
(3)辑佚与“集语”	87
(二)校勘	88
(1)校勘的必要	88

(2)校勘的主要方法	89
(3)校勘应注意的问题	92
(三)训诂	93
(1)“训诂之学”的源流	93
(2)训诂的基本原则	95
(3)误训误释举例	97
第八章 整理史料的方法(下)	102
(四)史事的考证	102
(1)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证方法	102
(2)全面考察每一时代不同学派的关系	105
(五)史料的论次	106
(1)史料的区分与会综	106
(2)釐定史料的次序	107
(3)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	108
附录	110
(一)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110
(二)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	117
(三)谈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131
(四)谈中国哲学史的学习方法	136
(五)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41
(六)梁启超论辨伪方法	144

第一章 绪论

(一)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一致性

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而正确的方法是以正确的世界观为依据的。正确的世界观即是符合实际的世界观,正确的方法即是导致正确认识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而一定的方法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谓世界观,就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理解。当人们运用一种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这就形成一种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不论一个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地了解如何,他的哲学实际上总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从历史来看,唯物主义哲学家肯定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因而主张从实际出发,对于客观实际进行认真的考察;唯心主义哲学家不肯承认客观世界是根本的,因而总想从主观意识或经验或思维来说明问题。非常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方法论是以世界观作为基础的,正确的方法论是由正确的世界观决定的。我们要求按照历史上的每一哲学家思想的本来面目

来分析和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就必须依据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正确的世界观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

在哲学史研究中,我们首先要肯定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人类社会历史是客观的发展过程。人类的思想也有一个确定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不能主观地随意安排的。我们只能发现这一客观过程的实际情况。实用主义者说什么:“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第2卷第106页)这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其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历史不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它自身具有客观的规律。对于这一点,许多唯心主义者是不肯承认的。有人认为,自然现象可以有规律,因为它是可以重复的,而历史不可能重复,因此,每件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无规律可言。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然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异同,他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

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是有思想意识的。虽然如此,人类的历史还是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哲学史,不能单纯地拘泥于已有的个别结论,而应该依据这些基本原理,考察研究实际的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总要依靠已经达到的理论成就作为指导来研究新的情况,而研究新的情况的结果反过来又可能使一般的原理更加丰富起来。我们不能把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当成简单的公式,不问客观实际情况如何,教条式地到处套用。如果是这样,就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了,也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唯物主义方法应该从实际出发,对于客观事实进行具体的考察。已经发现的规律乃是进一步研究的指导。

总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南,为哲学史的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唯物论决不限制人们的眼界,而是促使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更深切的观察。

此外,研究哲学史,我们不能仅仅注意过去的哲学思想,也要注意当前世界思想斗争的情况。汉代唯物主义者王充在《论衡·谢

短篇》中说：“夫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陆沉”一词，原见于《庄子·则阳篇》，所谓“陆沉”，是指脱离现实世界的人。）我们既反对“陆沉”，也反对“盲瞽”，而应该博古通今。

中国的历史，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现在，又进入了新时代的新阶段。世界的历史，也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现在的世界，科学日新月异，生产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西方世界出现了很多的哲学流派，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反对唯物主义，维护日益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应该特别要坚持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对于西方的一些“新”思潮，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同时要清醒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二）促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成为精密的科学。所谓精密科学，就是每一个结论都有充分的证明，每一项论证都有确实的根据。科学的要求，就是符合客观实际，揭示客观规律。

解放以来，我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没有达到精密科学的水平。在哲学史研究中，对每个哲学家还没有作出全面的、辩证的、精密的分析。

如何使哲学史成为科学呢？科学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切实贯彻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然而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科学的中国哲学史,首先必须体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所谓科学性就是符合客观实际;所谓革命性就是有益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必须密切地结合起来。列宁评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哲学史的研究也应该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革命性,既符合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又体现革命的批判精神。

其次,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研究哲学史,必须既有正确的观点,又要从实际出发,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观点从何而来?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从对于客观实际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考察丰富的历史资料,一方面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普遍原理为指导,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就是实事求是。

第三,研究哲学史,还必须体现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这就是要发现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注意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概念范畴的演变的密切关系。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这也是科学的哲学史的一项基本要求。

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必须完成下列的具体任务:

1.要充分说明哲学思想斗争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现代哲学上的党派“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适用于整个哲学史。一定的哲学思想总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但是,哲学思想斗争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是错综曲折的,不能简单化。科学的哲学史应该说明这种关系。

2.要充分说明哲学思想同自然科学的联系。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哲学和自然科学总是紧密相联的。马克思说过:“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每一时代的哲学集中了那一时代人民所创造的知识的精华,集中了当时科学知识的精华。一个时代的优秀的哲学思想凝聚着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哲学史要说明历史上自然科学是如何推进哲学思想的发展,哲学思想又是如何影响自然科学的。

3.要解决批判与继承的问题。科学的哲学史一方面要批判旧思想,与一切陈腐的传统观点进行彻底决裂,另一方面又要接受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肯定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反对颂古非今的“国粹”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粗暴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